

蒙古街童——大草原中的亡羊

梁幹潮

一個舊生的分享

「我六歲時跟隨母親離開鄉下來到首都烏蘭巴托。最初時住在一個親戚的家中，母親每日到市場做散工，我一個人每天就與四鄰的小朋友一起玩耍，生活也頗為寫意。直到有一天母親晚上回來後對我說我們明天搬去另一個地方住。第二天早上，母親就帶著我和隨身行李搬到另一個地方。這個新的地方座落在山邊，在殘破木板圍欄內遍地堆積著收集回來的廢物，在廢物堆旁一個破舊的蒙古包就是我新的家園！我們入到蒙古包就看到一個男人和三個大大小小的孩子。那男人抱著我母親吻了一口，然後他們就坐下喝酒，我記得那男人也只看了我一眼便沒有再理睬我，那幾個孩子只是好奇的看看我然後就繼續自顧自的玩耍；我只好大著膽走近他們同他們一起玩耍。這就是我新的「家」，但我記得我從沒有叫那男人一聲「爸」，他也從沒有叫我一聲「兒子」。

自從住進這個「家」後，我沒有一天是快樂的。那幾個所謂的「兄弟姊妹」從來就沒有將我當「家人」看待，尤其是那比我年長五、六年的「大哥」總是欺負我，沒有大人在「家」的時候總是對我打打罵罵；即使有時那男人在場看到也不聞不問，有時甚至與他們一起對我打罵。我記得那男人每天都近中午才起床，起床後總是罵我，然後便出門；他晚上回來就是我每天最難過的時刻，如果他回來對我漠視的話就是幸運日子，罵是平常事，如果他喝醉了回來，就總少不了拳打腳踢，而他每星期總有四、五天是醉醺醺回來的。至於我的母親，最初還會阻止一下，但同樣

被那男人拳打腳踢幾次之後，也開始對這些事視而不見！有時如果與那男人一起喝醉時，則兩人一起拿我作出氣袋！

為了逃避這些虐待，我希望逃離這個地方，開始時我走到街頭遊蕩，晚上才回去找些東西吃和睡覺，當然打罵變得更厲害，但我已經變得有些麻木了。只是八歲的我已經不再懂得哭了！

到我的妹妹出世了，我母親對我更形冷淡，我不知道為甚麼我仍要留在這裏，所以我開始留在街頭。我嘗試不回那地方兩、三天，然後回去一下，總希望母親會表示對我的擔心，即使她罵我打我，我也樂意接受，但她卻只是看顧妹妹，好像從來不知道我沒有回來過夜！我的心已經冷透了！我決定不再回去這個鬼地方，我要自由自在地生活。既然你已不再要我，我也不會再理你！

這樣我開始了我流浪的生涯。我日間在街上遊蕩，有時到市場大叔那裏拿一些汽車的香精在街上賣，然後將所得的收入交給大叔，他會給我一些零錢可以買東西充饑。我也興起過念頭想扣起一些收入，但有一天見到另一個哥哥做了這事而大叔發現了，然後見到大叔將他暴打，以後再也見不到這個哥哥了，所以我想也不敢再想這念頭了！後來有幾個哥哥叫我跟他們一起去搵錢，於是我便跟著他們在市場中打混，偷別人的錢包，有時也會在一些商舖內偷一些東西去賣錢！最初有一些害怕，但漸漸熟習了，似乎比起在街頭賣汽車香精來得容易，而且還會有零錢去打遊戲機。夏天的晚上隨便一個地方都可以過夜，有時在公園、有時在大廈走廊，或者在街頭一個角落都可以。但冬天的時候就比較困難了，但我已找到了三個在不同地點的地井，就是城市中央暖氣的維修井，內裏十分溫暖，只不過有時太多人擠在一起有些不舒服而已。通常在這些地井過夜的人甚麼年齡都有，甚至比我小的

也有。他們大多數都是男孩子，但有時也會有一些女孩子來擠著一起過夜！若有女人或女孩子來過夜的話，氣氛就會有些不同了，我有見過她們被其他的男孩子侵犯，但這又與我何干？當我剛開始在地井過夜的幾個月，也幾次遭到幾個大男孩侵犯，我曾大聲哭叫，但卻沒有人理睬，所以我終於明白要找幾個大哥哥，跟他們一起才會有保護！

這幾年間有幾次被警察抓著，他們盤問過後將我送回跟我母親一起住的那男人那裏去，之後來的又是一番打罵，所以第二天我就離開，回到街頭過我逍遙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我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直到我已經十三歲時才有了轉變。一個很寒冷的晚上，我們幾個男孩子正在地井裏打紙牌，忽然從地井的入口下來了兩個人，最初只以為他們是來過夜的，但一看就發覺絕對不可能。他們一男一女，衣著光鮮，女的是蒙古人，但男的一看就知道不是蒙古人，他們還提著一壺熱奶茶和一大包炸餅。那女人問我們是否肚餓，然後就分炸餅和奶茶給我們。那男的外國人說了一些像蒙古語的句子，但我一句也聽不懂。那女的翻譯說他是「和尚」¹，是來自韓國的，他關心我們所以來這裏想跟我們做朋友！我當時也無心聽他們說甚麼教，最重要的是有東西吃。她還說如果我們喜歡也可以去他們的地方住，在那裏有溫暖的宿舍、有免費食物、可以沖涼、可以上學讀書……。我聽了也沒有甚麼反應，反正我這地井也頗舒服，生活無拘無束，為何要去他們的甚麼中心住？所以吃過食物後說聲多謝便送他們離開。如是者他們不時在晚上送些食物來，直到一個十分寒冷的晚上，他們送食物來之後繼續邀請我去他們的中心，

1 蒙文司祭、神父與佛教的和尚是同一個字（lam）。

結果我與兩個同伴決定跟他們去試一下。這樣我便開始踏入沙維豪兒童中心。

當晚我們來到這個中心時已經很晚了，也沒有見到任何其他的孩子，我們三人被帶往一間舊屋子的一間房間，內裏有一些床舖，我們就在這裏過了第一晚。屋子比不上地井的溫暖，但有床和被舖，這對我來說已是很高的享受了。

翌日早上，那女的來叫我們起床，然後到飯堂吃早餐，這時見到中心的其他孩子，他們的年齡大約由八至二十多歲都有，有些面孔頗為熟識，他們我是在流浪時曾在街頭遇見過的，所以也不難與他們混在一起。吃過早餐後，其他孩子被帶到課室上課，而我們則跟那女士到另一個辦公室見那韓國的「和尚」，這時才知道他是這中心的主任，是天主教的神父而不是和尚，但當時我也不知道甚麼是神父，甚麼是天主教，但只覺得他很友善，雖然我聽不明他的蒙語，但見到他的笑容和親切的態度讓我感到很舒服。這樣我便留了下來，可惜與我一起來的兩個同伴只留了兩天便自己離開了。事實上我也曾經逃走過，尤其是在最初上學的日子。在最初的一個星期每天的上、下午各有一次要上課，但並不是與其他孩子一起，而是我們和其他剛來到的孩子一起上課，其實只是介紹這個中心的員工、工作、時間表和規矩等等，大部份時間我們就在玩耍和幫忙做一些工作，如：餵豬、清潔地方、洗碗碟等。但是所有活動都有時間安排，尤其是晚上迫我們去洗澡和睡覺，總覺得有些不自由的感覺！到開始與其他孩子一起上課時卻是最難受的時刻。我已經十三歲了，從來就沒有上過學，現在每天上午要坐在課室內上課，下午要做作業，晚上有所謂自修課，沒有作業做也要看圖書。開始的時候簡直是折磨，老師講的東西我完全不明白，甚至蒙古文也要學習；不過我真的只是現在

才開始學蒙文字母！由於這些規律和沉悶的學習生活與過去的自由生活差比很大，所以我也曾經數次逃走回到我的地井中生活。但他們總是一再的找到我並勸我回到中心。我仍記得我初次逃走被找回來時，我心想到一如以往被警察送回「家」時一樣必定受到打罵，那麼我第二天一定會跑得更遠，換另一個地井！怎想到被帶回到中心後他們不但沒有打罵我，那神父抱著我並檢查我有沒有受傷，這場景我是畢生難忘的。之後雖然我也因不同的原因數次逃跑，但我終於下定決心以這裏作為我的家。

在這中心我用了三年完成小學課程，再用兩年完成了初中課程²。我在十九歲時註冊入讀鮑思高職業訓練學校學習汽車維修。我的學識雖然不高，但因為我工作的表現出色，所以在汽車維修公司實習期間已得到老板招聘，在鮑思高職業訓練學校畢業後立即入職工作。在畢業後，我需要離開鮑思高中心³，中心負責的神父和社工為我覓得一小幅土地，並送給我一個蒙古包和一些基本的用品。經過了三年多流浪生活，九年的時間在鮑思高中心慢慢地尋找到家的感覺，我現在也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妻子是鮑思高職業訓練學校的同校同學，我們畢業後結婚，現在已有兩個小孩子。我們的生活不算富裕，但我日間在汽車維修公司工作，夜晚兼職做的士司機⁴，一家四口生活也沒有大困難，過兩年孩子們大些可以上幼稚園和小學時，妻子可以再次工作，到時相信生活會比較寬裕的。

2 中心提供認可的特殊小學教育課程，只修主要科目，而學生可以在一年內修讀平常學校兩年的主要科課程。初中階段（第六班至第九班）則到外面的特殊學校上課，同樣只修主要科目和可以跳班。這類特殊學校是因應街童問題產生的。

3 沙維豪兒童中心在 2008 年失火後搬遷到鮑思高職業訓練學校，並改名為「鮑思高中心」。

4 在蒙古兼職的士司機即白牌車司機。

回望過去的日子，在我少不更事的時候已失去了家庭溫暖，唯一的親人，我的母親，也拋棄了我，不再視我為兒子！漸漸我也不再想念她了。在流浪的日子，我也跟隨過幾個所謂的「哥哥」，但從他們身上學到偷竊的技巧，也少不了多次受他們的欺凌，所以也學會了保護自己的方式，甚至用暴力方法；當然也學會了去欺凌其他的孩子。我也曾受到過性侵犯，讓我也曾興起過念頭去報復在其他較小的孩子身上。在我剛進入沙維豪兒童中心的時候，我已經成了一個十分反叛的孩子，我不懂得尊重其他人，凡事以我自己的益處和喜好為出發點，我曾偷竊、說謊、欺負其他孩子，但感謝神父和老師們的忍耐和教導，使我慢慢的改變了。在這裏我學習到原來逃避和暴力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表現出的關懷和愛心，使我冰冷了的心開始溶解，我再次感受到遺忘已久的被愛的感覺。我開始明白到以往所做的錯事只是因為我害怕再被傷害而表現自己的強勢而已。在這裏我學到了放開自己的心去愛和接受他人的愛，我懂得要負責任，明白到為自己和家庭的幸福而要勤力工作；過去我渴望從父母身上得到而沒有得到的愛，我一定會充份的給予我的孩子們。

在此我再一次感謝各位神父、修士和老師們對我所做的一切，我應承你們決不會使你們失望。同時我也奉勸各位師弟們，在鮑思高中心的紀律生活為你們可能有些困難，我年少時也有同樣感覺，但這事實上是一個對人生很寶貴的訓練，若沒有這些訓練，我可能到今日仍未識得自理和為我的家庭作出計劃。我也勸勉你們要與神長和老師們合作和聽他們的教導，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們好的，他們所做的都是以愛為出發點，你們不單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做人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到愛。無論你們過去有甚麼不愉快的經歷，這裏是你們的一個

新開始，這是我們的家。再次祝福你們在此生活愉快。謝謝你們。」⁵

這是一位舊生的心路歷程，他在我們慈幼會所辦的兒童中心受教育和成長，逐漸解開了心結，並開始積極地開展新的生活；在我們一次舊生「回家日」中勇敢地與學弟們分享他的經歷作為借鏡，以勸勉學弟們要積極地投向將來。其實在我們兒童中心生活的孩子們，每一個的背後都有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有一些好像這位孩子一樣配合我們的教育成功地為自己的人生開展美麗的新一頁，也有些由於種種的原因而無法改變而至生活潦倒，甚至鋃鐺入獄！

給街童一個家

回想慈幼會在 2001 年應蒙古代牧區主教的邀請來到蒙古辦教育工作，我們在開辦鮑思高職業訓練學校的同時，也發現到當其時蒙古的街童問題已經十分嚴重。據了解，由於國家民主化和開放，首都烏蘭巴托開始急速發展，所以很多原本在鄉間的人民渴望到首都生活。有些孩子是隨同父母來到首都，有些是私自跑到首都找機會。他們並未有做好準備，以為在首都很容易立足和謀生，但他們中很多都是沒有學識的，而且除了放牧之外沒有特長，有些孩子在鄉間甚至未有受過正規的教育。他們來到首都後開始發覺徬徨無助，結果流浪街頭！另外由於蒙古的家庭觀念問題，也造成不少兒童不被後父或後母所接受而被迫流浪！也由於蒙古的酗酒問題嚴重，所以虐兒和家暴問題也很嚴重，也造就了很多孩子為逃避而離家出走！這些街頭流浪的孩子聯群結黨，盜

5 以上是一個鮑思高中心的舊生的見證和基於他本身背景資料而編寫的。

竊、打架、賣淫、販毒等等，成了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不安因素，所以兒童中心或街童中心的機構便因應社會需要而誕生，這些大部份都是國際非牟利機構所主辦的，而慈幼會在當時也開展了這項服務工作。

在最初開始這服務時，我們在職業訓練學校旁搭了三個蒙古包分別作為宿舍、飯堂和課室。然後我們便開始到街頭尋找這些街童，帶他們回到我們的中心留宿。在夏天的時候因為天氣溫暖，在街頭生活也不太困難，所以願意在我們中心居住的孩子不多；但冬天時候因天氣嚴寒⁶，在外生活十分困難，所以有不少孩子願意到我們中心居住。但當然由於有不少孩子已經習慣了街頭的生活，不容易適應有紀律的生活，所以也不時有孩子逃離我們的中心，但也有一些比較固定的留了下來。就這樣開始了我們對街童的服務工作。

由於這幾個蒙古包佔用了學校的地方，不利學校的運作，而且中心收容的人數日增，蒙古包已形擠迫，所以我們需要另覓土地建立新的兒童中心，好讓這些孩子們有一個舒適安穩的家。在過去幾年也幾經搬遷，而最後在 2016 年底在學校旁建成了三層高的兒童中心大樓並註冊為鮑思高中心。中心由於數度搬遷，而且所處地方多是臨時性質，所以服務的人數不能太多，由最多至七十多人而減至目前只有十八個男童。目前的中心應該為固定的了，大概可以服務六十個男童，但由於過往的中心都是臨時性質，所以只能容納十多個孩子，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固定大樓，所以可以逐步增加孩子的數目。不過由於剛加入的孩子都需要特別的個別跟進，所以一般來說都是只接收一、兩個孩子，經過一段

6 冬天時晚上氣溫可降至攝氏零下四十度以下！

時間教導和讓他們適應才再接收新的孩子，所以目前的人數仍只是不足二十人，但有計劃逐步增至四十人。

由於政府的政策改變，現在蒙古的兒童中心不能自己到街頭尋找街童並直接帶回中心，一切都要由政府主導，由警察到街頭抓街童帶回政府所辦的中途中心，他們會調查兒童的背景，如果可能的便遣送回家；有些真的無家可歸或者有家歸不得的才可以由我們這些非牟利團體所辦的中心去接收。鮑思高中心的孩子在剛加入的兩至三個月由舍監和社工跟進，幫助他們適應新的生活，特別是這種有紀律的生活。經過一個月的跟進後，會按他們的學業程度安排他們入讀學校，若非必需，我們會盡量讓他們在普通的學校讀小學和初中。當然對那些嚴重超齡的孩子，我們會安排他們入讀特殊教育學校，好讓他們盡快完成最基本的初中課程。在初中課程完成後，我們的孩子全部都會進入我們辦的職業訓練學校繼續高中課程和學習一門手藝⁷。在他們完成第十一班的課程後也參加全國高考，若高考成績滿意的話可以入讀大學。所以鮑思高中心的孩子在畢業後可能繼續升讀大學，或者可以直接投身社會開始工作，由於他們在學校已得到了全國認可的技術證書，所以一般而言入職是沒有問題的。若孩子能入讀大學，中心也會繼續支持，他們可以留在中心居住直到他們大學畢業才搬出。對於那些投身社會的孩子，中心也會為他們尋找居處，甚至幫他們租地，並送一個蒙古包和基本的家用設施給他們讓他們可以自立。同時社工也會跟進一至兩年以幫助他們融入現實的社會。

7 鮑思高職業訓練學校提供以下六項課程：汽車維修、水管工程、燒焊、建築和裝修、車衣和辦公室助理。

在他們的陶成方面，除了正常地上學外，中心也著重德育的培養⁸和生活自立的訓練。中心也安排不同的興趣班培養他們的興趣和發展他們的才能。他們每天會自己打掃和執行院務。每天晚上臨睡覺前，按慈幼會的傳統會有神父或修士給他們晚訓。這一切都是為了給他們提供全人的教育，讓他們在社會上成為正義的公民。

愛的教育

在教育這些孩子時我們也遇到很多困難。第一個困難就是語言問題。我們這些傳教士對蒙古語的掌握並不足夠，特別是面對這些孩子時更形欠缺，因為他們用很多街頭俚語是我們沒有學到的，所以不容易明白。再者由於每個孩子背後都有一個他想隱藏甚至忘記的故事，我們這些外人有時很難從他們的言談中聽出來，所以在了解他們的過程上並不容易，更何況要幫助他們解開心結。不過我們深信最有效的語言並不是發自口舌的語言，而是心靈的語言。發自口舌的語言只是一件工具去傳遞心靈中想要表達的訊息，但這決非唯一最有效的工具！天主在上古時代將人類的語言混亂了，我相信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人謙虛自己，學習用心靈去交流。以心靈交流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就是要能觸碰到自己的心靈，感受到自己作為天主肖像的本質，就是愛。這份源自天主本質的愛才是有效的交流的先決條件，一切言語、聲音、動作、眼神和行動等都只是這份愛的載體，讓孩子們感受到一份特殊的溫暖。其實這些孩子們與我們有何分別？他們都是與我們一樣按天主的肖像和模樣而被造成的，他們的本質也是源自天主的

8 按蒙古法律，在教育機構中是不可以有任何宗教的成份，甚至苦像和聖像也不可以擺放！所以我們只能做德育課程而不能做宗教課程！

愛，他們本性上在渴求愛；但可惜由於不同的原因他們在家庭中感受不到這份愛，他們人性的本質也就欠缺了一份共鳴而未能完整的成長。所以我深信只有透過心靈中愛的交流才會真正觸碰到他們所隱藏的內心，將他們冰封的心再次溫暖起來；一旦心靈得到共鳴，他們才會感受到安全感而開放自己的心，並融入這個新的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慢慢學習到接受其他人和開始會懂得去愛其他人；這種人性本質的成長和發揮會將整個人改變，人生觀也會變得更積極。無怪乎聖若望鮑思高神父教導他的神子們：「不單要愛青年，也要讓青年明白到我們愛他們。」

由於這個改變是一條漫長的路，在過程中他們往往會做出一些令我們失望的事情，例如：偷竊、欺凌、逃學、逃跑等。這一切都在考驗我們的耐心。但他們這樣桀驁不馴究竟是誰的過錯？難道要全怪罪他們嗎？「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他們不是生長於有問題的家庭、如果他們不曾受到欺凌和侵犯、如果他們不曾陷於饑寒交迫之困境、如果……，所以其實他們只是不幸的一群！但如果今天我們不幫他們改變，他們所經歷的不幸勢必延續下去至他們的下一代，這個惡性循環將會造成社會更大的問題，所以作為福音的傳報者，我們更應該耐心地面對這些挑戰。

看看天主教的教育法，面對人類不斷的反叛和背棄，天主沒有將人類毀滅，反之祂耐心地教化人，祂頒布祂的法律讓人有規可循，祂派遣先知教訓人們；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仍不斷的背棄祂，但祂仍然沒有放棄人；最後祂派遣祂的唯一子降生到人群中向人施以教導；主耶穌走在人群當中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不單以言辭教訓人認識真理，也以祂的行動和透過奇蹟解救於困境，讓人感受到天主的慈悲，最後甚至捨身流血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彰顯天主是愛。天主沒有以懲罰或大能的手臂迫使人類歸依，反

而以極大的忍耐、言行的教導和自我犧牲讓人深刻地感受到祂的愛，從而使人本性的愛產生共鳴而歸依。這種發自本性的歸依使人改變而心悅誠服地去履行愛主愛人的誡命。天主這愛的教育法就正是我們所需要學習的。面對這些背著不幸的包袱而十分反叛的孩子，我們首要的是走到他們中間親近他們，經常與他們同在，與他們打成一片並贏取他們的心；解釋我們的共同守則使他們明白一切規矩都是為他好處而立的，我們自身也要以言以行教導他們，懷著忍耐以愛去感化他們，甚至為他們而犧牲。人非草木，即使他們當前仍未能明白我們對他們所付出的愛，在他們逐漸成長的過程中，他們終於會明白過來，而他們的生命也將會產生變化的。

結語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⁹ 這些孩子就是貧窮的、被魔鬼所俘虜的、被仇恨所弄瞎的、被失望所壓迫的一群，願上主派遣祂的使者們向他們傳報喜訊，並願他們今天就感受到上主的慈恩。

⁹ 路 4:18-19, 21。

蒙古街童——大草原中的亡羊





